

◆ 艺坛内外

怎一个“情”字了得

——观黄梅戏《皖山情》有感

李光南

在本届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的展演剧目中,《皖山情》是唯一的“拥军”题材,更是一部歌颂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戏。来自北国的满族青年军官关友南扎根皖山,同是满族的妻子完云燕为了支持丈夫,带着女儿和婆婆,来到了皖山的一所普通中学任教。可是,刚来不久,丈夫却在一次抗洪抢险中献出了生命,将亲人们抛在陌生的异乡。婆婆坚决要离开这伤心之地,完云燕也面临着民族和地域之间的生活习惯和语言不同带来的不便。在去留面前,完云燕陷入了极度的矛盾中。但守望着烈士陵园里丈夫的墓碑,看着眼前学生们依依不舍的泪光,以及汉族同事们的真情挽留,还有丈夫嘱托的去寻找当年在战场上为救自己父亲而负伤的老战友,妻子心意已决,扎根皖山,谱写民族团结新篇章。

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都把戏剧称为“诗”。中国戏曲自东汉《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辞》等长篇叙事诗出现以后,才从“百戏”走向戏曲。所以,人们称戏曲为“抒情诗”。

可以说,《皖山情》就是一部充满“情”的抒情诗。它的“情”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夫妻情,这是整台戏的核心。第二部分是由丈夫和女儿及母亲的“亲情”,妻子和同事之间的“友情”,妻子和学生之间的“师生情”,丈夫父亲和老战友之间的“恩情”等组成。两部分经纬结合,编织成了一幅“夫妻情、母子情、师生情、战友情、民族情”的“家国情怀”画卷。

“情”之中,最为感人的当属“夫妻情”。这是由四个层次构成。第一,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妻子带着女儿和婆婆千里跋涉,从白山来到皖山,



黄梅戏《皖山情》剧照 作者供图

夫妻团聚,那是何等的甜蜜?第二,为了扎根皖山,丈夫带着妻子学习当地方言,熟悉风土民情,两人欢歌笑语,形影相随,又是何等温馨?第三,面对丈夫的墓碑,妻子决定留下来永远陪伴他,这是何等的坚强?第四,帮助丈夫找到了公公战友,当面谢恩,并资助仍然贫困的公公战友的孙子上学,这是何等的高尚?前两层情感是铺垫,后面的情感才是升华。这种升华,离不开学校领导、同事和学生们对她的关心、支持和鼓励,民族之间在患难中表现出的温暖情怀是完云燕留下来的精神力量。从“儿女情长”的“小爱”到中华大家庭的民族“大爱”,一个鲜活、感人的当代“军嫂”形象呼之欲出,既普通又高大。

再好的剧本都需要演员的表现。《皖山情》的成功是和剧中的饰演军嫂的甘露和饰演军官的盖永泉分不开的。甘露是一个很全面的年青演员,在舞台上有着很好的气场和表现

力。如第三场《哭坟》:

头昏昏,步沉沉,心如冰浸,
一路上,洒血泪,来寻故人。
一片山林多寂静
莫非为君喋无声

(白)友南,友南!你在那里?你在那里吗?

这一部分唱是以唱辅做,以做为主。

声声呼唤已不应,
化作阵阵松涛声。
思想起你我夫妻分两地
几度花开难逢君
云山望不断难解相思情
盼来随军住举家喜盈
指望从此两相依
谁料夫妻永别离

这是以做辅唱,以唱为主。肢体语言和演唱语言完美结合,表达了妻子内心难以言说的爱情和思念。

饰演军人的盖学泉从形象气质和唱腔来说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小生演员。在《皖山情》中,他表现的军

人非常有亲和力,如第二场:

完:友南,刚才有对小夫妻在说“这是么落里哟?”这是什么意思啊?

关:“这是什么地方?”

完:“这是什么地方?”

关:这是么落里哟?

完:这是么落里哟?

女儿:这是么落里哟?爸,带咱们到城里去看看!

关:好,不走大街,专走小巷!

女儿:爸爸——那边阿姨叫我小鸭子!

关:(笑)不是小鸭子,是小伢子!

完:(懵懂地)小伢子?

关:这里方言叫小伢子,普通话叫小孩。

完:哦,小孩叫小伢子!

女儿:我叫小伢子?

斯坦尼斯拉夫说,舞台只有小角色,没有小演员。《皖山情》的感人,除了男女主演,还有王文华、董海琴、甘淑燕、何东、杨菲、潘刘亮等演员的精彩表演,他们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戏曲之所以被称为“抒情诗”,还和戏曲中的舞蹈有关。王国维先生曰:“与其谓之戏,不若谓之舞之为当也。然后世之源,实自此始。”(《宋元戏曲考》)黄梅戏本来就始自民间歌舞,舞蹈化是黄梅戏审美的基本特征之一。《皖山情》里面的舞蹈在整台戏中起到了很好的烘托和推进作用。这得力于舞蹈编导姚红对戏曲的理解。作为戏曲演员出身的姚红,对于戏曲舞蹈的运用了熟于心。序幕中的手捧金达莱的少女的满族风格的舞蹈,在第一场中将黄梅戏《闹花灯》戏曲化舞蹈方式的巧妙展现,不仅交代了故事发生的两处背景,还以无声的语言表达了军人丈夫和教师妻子对故乡的眷恋和对异乡的热爱。而第二场中妻子向学生展示的一段充满朝气和活力的独舞,则简略地概括了妻子在异乡从陌生到和学生们融为一体的过程,每段舞蹈都是“会说话的台词”,既增加戏曲的“趣味性”,又推动“情感”的升华。

总之,《皖山情》的演出成功,也有有力地证明,只要我们坚守戏曲的本质,黄梅戏现代戏创作大有可为!

◆ 流年碎影

黄梅戏直播带我穿越时光

何承朴

年夏天,长江发生百年一遇的大水,我正好在枞阳县人民银行工作,全县境内的圩堤岌岌可危。我和十多个20多岁的同行,响应政府号召,到枞阳最东面与和县交界的圩上护堤。

不几天,枞阳县上下的圩堤均溃破,唯我们守的堤未溃,主要是有多位护堤农民有经验。夜幕降临,我们和护堤农民一起打着手电筒或提着马灯在堤的内侧仔细查看堤上有没有渗水情况,如发现,马上在堤外面找出渗水部位。几位农民对江水的流动变化精心观察后,很快找出渗水部位,会潜水的农民立即跳入江中,塞上沙袋,农民的责任感令我十分感动。后来我得知,我们守的圩堤是千里长江唯一未溃的圩堤,枞阳县因

此获省里的表彰、奖励。

1955年初,枞阳县城从汤家沟搬到枞阳镇。为了庆祝护堤胜利,县委县政府决定举行一次庆祝活动。枞阳银行成立了演出小组,我被指定编写剧本并饰演男主角。可能因为有创作和演出黄梅戏的潜能,再加上护堤的经历十分难忘,我立即把护堤时感受到农民的聪明才智作为主题,不到三天时间,就写出一个独幕剧,主要是一对年轻夫妇在护堤中发生的舍小家、为大家,精心护堤的故事。夫妻俩天天夜里守堤,女的堤内查看,男的堤外观察水流,整整两个月。我演剧中男主角,王葆湘演女主角。在枞阳县大操场举行的庆祝大会上,我们的演出获一等奖,

很多观众对我的唱腔和扮相评价极高,认为不亚于某些黄梅戏名角。说心里话,如果当年我在安庆皖北师范学习时和方少迟(后成为安徽省黄梅戏团著名编曲家)一道调到黄梅戏团,也可能会成为一个不错的编剧家或名演员。

当晚看完直播,我更高兴的是中宣部和省市那么多领导出席。正是由于领导重视和广大黄梅戏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创新,黄梅戏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比以前更上一层楼。看完所有的节目和演出,我最欣赏的还是《天仙配》中两位演员的表演,我好像又在看王少舫和严凤英在安庆吴越街剧场的演出,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70年前的故乡。

9月22日晚打开手机,在微信“订阅号”栏里看到《安庆晚报》现场直播“第十届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开幕式暨‘天下黄梅’文艺演出”兴奋不已。多少年没有看过家乡的黄梅戏演出,我不仅立即打开收看,还将《安庆晚报》直播视频立即转发到旅居在北京、桂林、南昌、芜湖等地几十个安庆亲友群里。我看完直播兴奋得难以入睡,仿佛一下子穿越回到七八十年前的青少年时光。

我几岁时就在家乡怀宁县江镇看黄梅戏,从那时起,我就热爱它。第一次在车行小学登台演出《小放牛》时刚刚11岁。1954年的一次难忘经历,更是让我和黄梅戏的情缘得到了提升。那

